



世界經典愛情小說

SHI JIE JING DIAN AI QING XIAO SHU
AS JING DIAN AI QING XIAO SHU

王 雨 主編

成都出版社

序

古代西方没有小说，尽管，如果可以把古老的《圣经》作为一部文学书来读的话。这部书一开始就讲述了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——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；其他的神和英雄的故事也都出现在诗、诗剧和散文里。事实上，西方小说在文艺复兴以后初露端倪，十八世纪才正式定名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被确定下来。那么，什么是小说呢？按照约翰逊博士^①的界定：小说无非是“一个故事，通常是有关爱情的”。

今天读小说的人多了，谁都知道小说不都是有关爱情的，而且那些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，也绝不止于“一个故事”。笛福的《鲁滨孙漂流记》就是一个实例。约翰逊博士下定义时，大约只想到的是中篇或短篇小说。但他的话至少表明了爱情这一主题在小说中的位置。小说是一面镜子，反映了不同时代、不同地域人们的社会生活，而爱情小说和小说中的爱情描写，尤其敏锐地触及了社会的婚恋现象与人们的深层情感。人们借助小说观察、分析自己，圆自己的梦。因此，小说中不乏令人回肠荡气、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，世界文学大师中也多描写爱情的圣手。

人们向往理想的爱情生活，可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有局限性的。小说大师们的作品像一扇扇窗户，展示给人们多姿多彩的爱情场景；又像璀璨的星星，照在人们对情感生活的探索上。

爱情小说的宝藏是丰富的，很难有一部书或一套书能把所有的有关爱情的名著都收进去的。为了方便阅读，我们精选了世界经典作家（包括个别东方作家）写得最好的一些中、短篇爱情小说汇为一书。就本书的篇幅的大小和内容而言，倒正和约翰博士的定义暗合。

——雨 琴

目 录

序	(1)
法尼娜·法尼尼	[法国] 司汤达 (1)
被遗弃的女人	[法国] 巴尔扎克 (30)
嘉尔曼	[法国] 梅里美 (80)
侯爵夫人	[法国] 乔治·桑 (142)
在树林里	[法国] 莫泊桑 (178)
苹果树	[英国] 高尔斯华绥 (185)
吉米与绝望的女人	[英国] 劳伦斯 (253)
永远占有	[英国] 格雷厄姆·格林 (280)
初恋	[俄国] 屠格涅夫 (295)
米嘉之恋	[俄国] 伊·阿·蒲宁 (376)
茵梦湖	[德国] 台奥多尔·施笃姆 (452)
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	[奥地利] 斯·茨威格 (486)
搭车游戏	[捷克] 米兰·昆德拉 (531)
四月，四月杪	[美国] 托马斯·沃尔夫 (551)
最后一个南方女郎	[美国] 菲茨杰拉德 (568)
爱的牺牲	[美国] 欧·亨利 (590)
摩诃摩耶	[印度] 泰戈尔 (600)
伊豆的舞女	[日本] 川端康成 (600)

法尼娜·法尼尼

——教皇治下发现的烧炭党人末次密会的详情

[法国] 司汤达

司汤达(1782——1842)，另一译名：斯丹达尔。原名马里—昂利·贝尔。法国作家。主要著作有小说《红与黑》、《巴马修道院》、《阿尔芒斯》、《吕西安·娄万》、《拉弥埃尔》，游记《罗马、那不勒斯、佛罗伦萨》以及论著《莱辛和莎士比亚》、《论爱情》，尤以前两部最为著名。

司汤达的父亲是一名律师，母亲早亡，他跟外祖父生活在一起，从他那里受到文学艺术的熏陶。他年轻时崇拜拿破仑，曾任军职到过米兰和参加过对俄战役。拿破仑帝国覆亡后，改做文人，后来当了一名小公务员。他的著名的小说中常常有他自己的野心和梦想，书中的年青主人公富于冒险精神，追求女人，一心爬上社会阶梯，结果一切都落空。他的作品既具浪漫主义品性，又不乏

冷静思辨和分析的性质，初问世时不为世人注目，但他预言要几十年到上百年后他的作品才能得到承认；正如他所预言的，二十世纪人们重新发现了他的作品。

《法尼娜·法尼尼》是司汤达以爱情为主题的短篇小说中的一篇力作。它通过描写年青的烧炭党人米西芮和郡主法尼娜·法尼尼的相爱与决裂，再现了不同人生观冲突的爱情悲剧中的震撼力。

这是一八二七年春天的一个夜晚。罗马全城轰动：著名的银行家B公爵，在威尼斯广场他的新邸举行舞会。为了装潢府邸，凡是意大利的艺术、巴黎和伦敦所能生产的最名贵的奢华物品，全用上了。人人抢着赴会。高贵的英吉利的金黄头发而又谨飭的美人们，千方百计以获得参加舞会为荣。她们来了许多。罗马的最标致的妇女跟她们在比美。一个少女由她父亲陪伴着进来，她的亮晶晶的眼睛和黑黑的头发说明她是罗马人，人们的视线全集中到她身上，她的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一种罕见的骄傲。

可以看出，舞会的华贵震惊了前来赴会的外国人。他们说：“欧洲任何国王的庆典都赶不上它。”

国王们没有罗马式的宫殿，而且只能邀请宫廷的命妇。B公爵却专约漂亮的妇女。这一夜晚，他在邀请妇女上是成功的，使得男人们几乎眼花缭乱了。值得瞩目的妇女是那样多，要就中决定谁最美丽可就成为问题了。选择一时决定不下来。最后，法尼娜·法尼尼郡主，那个头发乌黑、目光明亮的少女，被宣布为舞会的皇后。马上，外国和罗马的年轻男子，离开了所有别的客厅，聚到她待着的客厅里。

她的父亲党·阿斯德卢巴勒·法尼尼爵爷，要她先陪两三位德意志王公跳舞。随后，她接受了几个非常漂亮、非常高贵的英吉利人的邀请。可是她讨厌他们的虚架子。年轻的里维欧·萨外里似乎很爱她，她仿佛也更喜欢折磨他。他是罗马最头角峥嵘的年轻人，而且也是一位爵爷，不过，谁要是给他一本小说，他读上二十页就会把书丢掉，说看书让他头疼，在法尼娜看来，这是一个缺点。

将近半夜的时候，一个新闻传遍舞会，相当轰动。一个关在圣·安吉城堡的年轻烧炭党人，在当天夜晚化装逃走了，当他遇到监狱最后的守卫队时，竟像传奇人物一样胆大包天，拿一把匕首袭击警卫。不过他自己也受了伤，警卫正沿着他的血迹在街上追捕。人们希望把他捉回来。

就在大家讲述这件事的时候，堂·里维欧·萨外里正好同法尼娜跳完舞。他醉心于她的风姿和她的胜利，差不多爱她爱疯了，送她回到她原来待的地方，对她道：“可是，请问，到底谁能够得到你的欢心呢？”

法尼娜回答道：“方才逃掉的那个年轻烧炭党人，至少他不是光到人世走走就算了，他多少做了点事。”

堂·阿斯德卢巴勒爵爷来到女儿跟前。这是一个二十年来没有同他的管家结过账的阔人，管家拿爵爷自己的收入借给爵爷，利息很高。你要是在街上遇见他，会把他当作一个年老的戏子，不会注意到他手上戴着五六只镶着巨大钻石的戒指。他的两个儿子做了耶稣会教士，随后都发疯死掉。他把他们忘了。但是，他的独养女法尼娜不想出嫁，使他不开心，她已经十九

岁，拒绝了好些最煊赫的配偶。她的理由是什么？和西拉^①退位的理由相同：看不起罗马人。

舞会的第二天，法尼娜注意到她的一贯粗心大意、从不高兴带过一次钥匙的父亲，正小心翼翼关好一座小楼梯的门。这楼梯通到府里四楼的房间。房间的窗户面向点缀着橘树的平台。法尼娜出去做了几次拜访，回来的时候，府里正忙着过节装灯，把大门阻塞住了，马车只好绕到后院进来。法尼娜往高里一望，惊讶起来了。原来她父亲小心在意关好了的四楼的房间，有一个窗户打开了。她打发走她的伴娘，上到府里顶楼，找来找去，找到一个面向点缀着橘树的平台，有栅栏的小窗户。她先前注意到的开着的窗户离她两步远。不用说，这屋子住了人。可是，住了谁？第二天，法尼娜想法子弄到一把开向点缀着橘树的平台的小门钥匙。

窗户还开着，她悄悄溜了过去，躲在一扇百叶窗后面。屋子靠里有一张床，有人躺在床上。她的第一个动作是退回来，不过她瞥见一件女人袍子，搭在一张椅子上。她仔细端详床上的人，看见这个人金头发，样子很年轻，她断定这是一个女人。搭在椅子上的袍子沾着血，一双女人鞋放在桌子上，鞋上也有血。不相识的女人动了动。法尼娜注意到她受了伤，一大块染着血点子的布盖住她的胸脯，这块布只用几条带子拴住。拿布这样捆扎。一看就知道不是一个外科医生干的。法尼娜注意到，每天将近四点钟，父亲就把自己锁在自己的房间里，然后去看望不相识的女人，不久他又下来，乘马车到维太莱斯基伯

^① 西拉（公元前136—公元前78），罗马共和国的独裁者。在他得势的末年（公元前79）忽然宣布退位。退位的理由成了一个谜语。本文所举的退位理由只是一种推测。

爵夫人府去。他一出去，法尼娜就登上小平台，她从这里可以望见不相识的女人。她对这个十分不幸的年轻女人起了深深的同情。她很想知道她的遭遇。搭在椅子上沾着血的袍子，像是被刺刀戳破的。法尼娜数得出戳破的地方。有一天，她更清楚地看见不相识的女人：她的蓝眼睛盯着天看，好像在祷告。不久，眼泪充满了她美丽的眼睛。年轻的郡主眼巴巴直想同她说话。第二天，法尼娜大起胆子，在她父亲来以前，先藏在小平台上。她看见堂·阿斯卢巴勒走进不相识的女人屋子。他提着一只小篮子，里头装着一些吃的东西。爵爷神情不安，没有说多少话。他说话的声音低极了，虽说落地窗开着，可法尼娜仍听不见。没有多久他就走了。

法尼娜心想：

“这可怜的女人一定有着一些很可怕的仇人，使得我父亲那样无忧无虑的性格，也不敢凭信别人，宁愿每天不辞辛苦，上一百二十级楼梯。”

一天黄昏，法尼娜把头轻轻伸向不相识的女人的窗户，她遇见了她的眼睛：全败露了。法尼娜跪下来，嚷道：

“我喜欢你，我一定对你忠实。”

不相识的女人做手势叫她进去。

法尼娜嚷道：

“你一定要多多原谅我。我的胡闹和好奇一定得罪了你！我对你发誓保守秘密。你要是认为必要的话，我就决不再来了。”

不相识的女人道：

“谁看见你会不高兴？你住在府里吗？”

法尼娜回答道：

“那还用说。不过我看，你不认识我。我是法尼娜，堂·阿

斯德卢巴勒的女儿。”

不相识的女人惊奇地望着她，脸红得厉害。她随后说道：“希望你肯每天来看我。不过，我希望爵爷不晓得你来。”

法尼娜的心在怦怦地跳。她觉得不相识的女人的态度非常高尚。这可怜的年轻女人，不用说，得罪了什么有权有势的人，或许一时妒忌，杀了她的情人？她的不幸，在法尼娜看来，不可能出于一种寻常的原因。不相识的女人对她说：她肩膀上有一个伤口，一直伤到胸脯，使她很痛苦，她常常发现自己一嘴的血。

法尼娜嚷道：

“那你为什么不请外科医生？”

不相识的女人道：

“你知道，在罗马，外科医生看病，必须一一向警察厅详细报告。你看见的，爵爷宁可亲自拿布绑扎我的伤口。”

不相识的女人神气委婉温柔，对自己的遭遇没有一句哀怜的话。法尼娜爱她简直发狂了。不过，有一件事很使年轻的郡主奇怪：在这明明是极严肃的谈话之中，不相识的女人费了大劲才抑制住一种骤然想笑的欲望。

法尼娜问她道：

“我要是知道你的名字，我就快乐了。”

“人家叫我克莱芒婷。”

“好啊！亲爱的克莱芒婷，明天五点钟，我再来看你。”

第二天，法尼娜发现她的新朋友情形很坏。法尼娜吻着她道：

“我想带一个外科医生来看你。”

不相识的女人道：

“我宁可死了，也不要外科医生看。难道我想连累我的恩人不成？”

法尼娜连忙道：

“罗马总督萨外里·喀唐萨拉大人的外科医生，是我们的一个听差的儿子，他对我们很忠心。由于他的地位，他谁也不怕。我父亲对他的忠心没有足够认识。我叫人找他来。”

不相识的女人嚷道：

“我不要外科医生！看我来吧。要是上帝一定要召我去的话，死在你的怀里就是我幸福。”

她的急切倒把法尼娜吓住了。

第二天，不相识的女人情形更坏了。法尼娜离开她的时候道：

“你要是爱我，你就看外科医生。”

“要是医生一来，我的幸福就全完啦。”

法尼娜接下去道：

“我一定打发人去找他来。”

不相识的女人什么话也没有说，留住她，拿起她的手吻了又吻，眼睛汪着一包泪水。许久。她才放下法尼娜的手，以毅然就死的神情，向她道：

“我有一句实话对你讲。前天，我说我叫克莱芒婷，那是撒谎。我是一个不幸的烧炭党人……”

法尼娜大惊之下，往后一推椅子，站了起来。

烧炭党人继续说道：

“我觉得，我一讲实话，我就会失去唯一使我依恋于生命的幸福。但是，我不应该欺骗你。我叫彼耶特卢·米西芮里，十九岁，父亲是圣·盎其洛·因·伐图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外科医

生，我哪，是烧炭党人。官方破获了我们的集会。我被戴上锁链，从洛马涅^①解到罗马，关在白天黑夜都靠一盏油灯照明的地牢里，过了十三个月。一个善心的人想救我出去，把我装扮成一个女人。我出了监狱，走过末道门的警卫室，听见有一个卫兵在咒骂烧炭党人，我打了他一巴掌。我告诉你，我打他并不是炫耀自己胆大，仅仅是一时走神罢了。惹祸以后，一路上被人追捕，我让刺刀刺伤，已经精疲力竭了，最后逃到一家大门还开着的人家楼上，听见后面卫兵也追了上来，我就跳过一个花园，跌在离一个正在散步的女人几步远的地方。”

法尼娜道：

“维太莱斯基伯爵夫人！我父亲朋友。”

米西芮里喊道：

“什么！她说给你听啦？不管怎么样，这位夫人把我救了。她的名字应当永远不讲出来才是。正当卫兵来到她家捉我的时候，你父亲让我坐着他的马车，把我带了出来。我觉得我的情形很坏：好几天了，肩膀挨的这一刺刀，让我不能呼吸。我快死了。我挺难过，因为我将再也看不见你了。”

法尼娜不耐烦地听了以后，很快就走出去了。米西芮里在她那美丽的眼睛里看不出一点点怜悯，有的也只是那种自尊心受到伤害的表情。

夜晚，一个外科医生出现了；只他一个人。米西芮里绝望了，他害怕他再也看不到法尼娜。他问外科医生，医生只是给他放血，不回答他的问话。一连几天，都这样渺无声息。彼耶特卢的眼睛不离开平台的窗户，法尼娜过去就是从这里进来的。

^① 洛马涅，古时意大利北部一个省区。

他很难过。有一回，将近半夜了，他相信觉察到有人在平台的阴影里面。是法尼娜吗？

法尼娜夜夜都来，脸庞贴住年轻烧炭党人的窗玻璃。

她对自己说：“我要是同他说话，我就毁啦！不，说什么我也不应当再和他见面！”

主意打定了，可是她不由自己地想起，在她糊里糊涂地把他当作女人的时候，就已经爱上他了。在那样亲亲热热一场之后，难道必须把他忘掉？在她头脑最清醒的时候，法尼娜发现自己来回改变想法，不禁害怕起来。自从米西芮里说出他的真实姓名以后，她习惯于思索的每一件事，全象蒙上了层纱幕，隐隐约约只在远处出现。

一个星期还没有过完，法尼娜面色苍白，颤颤索索地同外科医生走进烧炭党人的屋子。她来告诉他，一定要劝爵爷换一个听差替他来。她待了不到十分钟。但是，过了几天，出于慈心，她又随外科医生来了一回。一天黄昏，虽说米西芮里已经转好，法尼娜不再有为他的性命担忧的借口，她却大着胆子一个人走了进来。米西芮里看见她，真是喜出望外。但是，他想隐瞒他的爱情，尤其是，他不愿意抛弃一个男子应有的尊严。法尼娜走进他的屋子，涨红了脸，深怕听到爱情的话。然而他接待她用的高贵、忠诚而又并不怎么亲热的友谊，却使她惶惑不安。她走的时候，他也没有试着留她。

过了几天，她又来了，看到的是同样的态度，同样尊敬忠诚与感激不尽的表示。用不到约制年轻的烧炭党人的热情，法尼娜反问自己：是不是她自己一个人在单相思。年轻的姑娘一向傲气十足，如今才痛心地感到自己的痴情发展到了何等地步。她故意装出快活、甚至于冷淡的模样，来的次数少了，但是还

不能断然停止看望年轻的病人。

米西芮里热烈地爱着。但是，想到他低微的出身和他的责任，决心要法尼娜连着一星期不来看他，他才肯吐露他的爱情。年轻郡主的自尊心正在步步挣扎。最后她对自己道：“好啊！我去看他，是为了我、为了自己开心，说什么我也不会同他讲起他在我心里引起的感情。”于是她又来看米西芮里，而且一待就许久。但是他同她谈话的神情即使有二十人个在场也无伤大雅。有一天，她整整一天恨他，决定对他比平时还要冷淡，还要严厉，临到黄昏，却告诉他她爱他。没有多久，她就什么也不拒绝他了。

法尼娜很痴情，必须承认，法尼娜非常幸福。米西芮里不再想到他自以为应该保持的男子的尊严了，他像一个初恋的十九岁的意大利青年那样爱着。由于“激情，爱”而生的种种思虑，使他不安到了这种程度：他对这位傲气冲天的年轻郡主讲起他用过的要她爱他的手段。他的过度的幸福使他惊讶。四个月很快就过去了。有一天，外科医生允许他的病人自由活动。米西芮里寻思：我怎么办？在罗马最美的美人的家里藏下去？那些混账的统治者，把我在监狱里头关了十三个月，不许我看见白昼的亮光，还以为摧毁了我的勇气！意大利，你真太不幸了，要是你的子女为了一点点小事就把你丢了的话！

法尼娜相信彼耶特卢的最大幸福是永远同她在一起待下去。他象是太快乐了；但是波拿巴^①将军有一句话，在年轻人的灵魂里面，引起痛苦的反应，影响他对妇女的全部态度。一七九六年，波拿巴将军离开布里西亚，陪他到城门口的市府官

① 即拿破仑一世。

吏对他说：“布里西亚人爱自由，远在其他所有意大利人之上。”
他回答道：“是的，他们爱同他们的情妇谈自由。”

米西芮里模样相当拘束，向法尼娜道：

“天一黑，我就得出去。”

“千万留意天亮以前回到府里，我等你。”

“天亮的时候，我离开罗马要好几里地了。”

法尼娜不动感情地道：

“很好，你到哪儿去？”

“到洛马涅，报仇去。”

法尼娜露出最平静的模样，接下去道：“我阔，我希望你接受我送的军火和银钱”。

米西芮里不改神色，望了她一时，随后，他投到她的怀里，
问道：

“我的命根子，你让我忘掉一切，连我的责任也忘掉！不过，
你的心灵越高贵，你就越应当了解我才是。”

法尼娜哭了好久。他们讲定，他推迟到后天才离开罗马。

第二天她问他道：

“彼耶特卢，您常常对我讲起，假如奥地利有一天卷入一场
离我们老远的大战的话，一位有名望的人，例如，一位拿得出
大批银钱的罗马爵爷，就可以为自由做出最大的贡献。”

彼耶特卢诧异道：

“那还用说。”

“好啊！你有胆量，你缺的只是一个高贵的地位。我嫁给你，
带二十万法郎的年息给你。我负责取得我父亲的同意。”

彼耶特卢扑通跪了下去。法尼娜心花怒放了。他向她道：

“我热爱你。不过，我是祖国的一个可怜的仆人。意大利越

是不幸，我越应当对它忠心到底，要取得堂·阿斯德卢巴勒的同意，就得好几年扮演的一个可怜的角色。法尼娜，我拒绝你。”

米西芮里急于拿这话约束自己，他的勇气眼看就要丧失了。他嚷道：

“我的不幸就是我爱你比爱性命还厉害，就是离开罗马是对我最大的刑罚。啊！意大利从野蛮人手里早就解放出来该多好啊！我跟你一起搭船到美洲过活，该多快活啊！”

法尼娜心冷了。拒绝和她结婚的话激起她的傲气。但是，不久，她就投到米西芮里的怀里，她嚷道：

“我觉得你从来没有这样可爱过。是的，我的乡下的小外科医生，我永远是你的了。你是一个伟大人物，就和我们古代的罗马人一样。”

所有关于未来的想法、所有理性的伤心的启示，全无影无踪了，这是一刻完美无缺的爱情。等他们头脑清醒过来以后，法尼娜道：

“你一到洛马涅，我差不多也就来了。我让医生劝我到波雷塔浴泉去。靠近佛尔里，我们在圣·尼考洛有一座别墅，我在别墅住下来……”

米西芮里喊道：

“在那边，我跟你一起过一辈子！”

法尼娜叹了一口气，接下去道：

“从今以后，我命里注定要无所不为。为了你，我要毁掉自己，不过，管它呐……你将来能爱一个声名扫地的姑娘吗？”

米西芮里道：

“你不是我的女人、一个我永远崇拜的女人吗？我知道怎么样爱你，保护你。”

法尼娜必须到社会上走动走动，她才一离开，米西芮里就开感觉他的行为不近情理。他问己道：

“祖国是什么？不就像一个人一样，一个人对我们有过恩，我们应当感恩图报，万一他遭到不幸，我们并不感恩图报，他就可能咒骂我们。祖国与自由，就像我穿的外套，对我是一件有用的东西。我父亲没有遗留给我，不错，我就应当买一件。我爱祖国与自由，因为这两件东西对我有用。要是我拿到手不懂得用，要是它们对我就像八月天的一件外套一样，买过来有什么用，何况价钱又特别高？法尼娜长得那样美！她有一种非凡的天资！人家一定要想法子得她的欢心的，她会忘记我的。谁见过女人从来只有一个情人？作为公民，我看不起这些罗马爵爷，可是，他们比我方便得多了！他们一定是很可爱的！啊！我要是走的话，她就忘记我了，我就永远失掉她了。”

半夜，法尼娜来看他。他告诉她，他方才怎样犹疑不决，怎样因为爱她，研究过祖国这伟大的字眼。法尼娜很快乐。她心想：

“要是必须在祖国和我之间决然有所选择的话，他会选我的。”

附近教堂的钟在敲三点，最后分别的时间到了。彼耶特卢挣出女朋友的怀抱。他已经走下了小楼梯了。只见法尼娜忍住眼泪，向他微笑着：

“要是是一个可怜的乡下女人照料你一场，你不做一点什么谢她吗？你不想法子报答报答她吗？你此去前途茫茫，吉凶未卜，你是要到你的仇人中间去旅行呀。就算谢我这个可怜的女人，给我三天吧，算你报答我的照料。”

米西芮里留下了。三天之后，他终于离开了罗马。仰仗一